



糖果树系列

糖果树系列

蛋腩!

她和他绝对是上辈子，下辈子，上下八百辈子都不可能两个人!

# 月光我也不在乎

YUEGUANG  
WOYEBUZHAIHU

阿亚梅  
著



2011暑期巨献 期待值100%之

「拜金女」VS「月光男」

钱还是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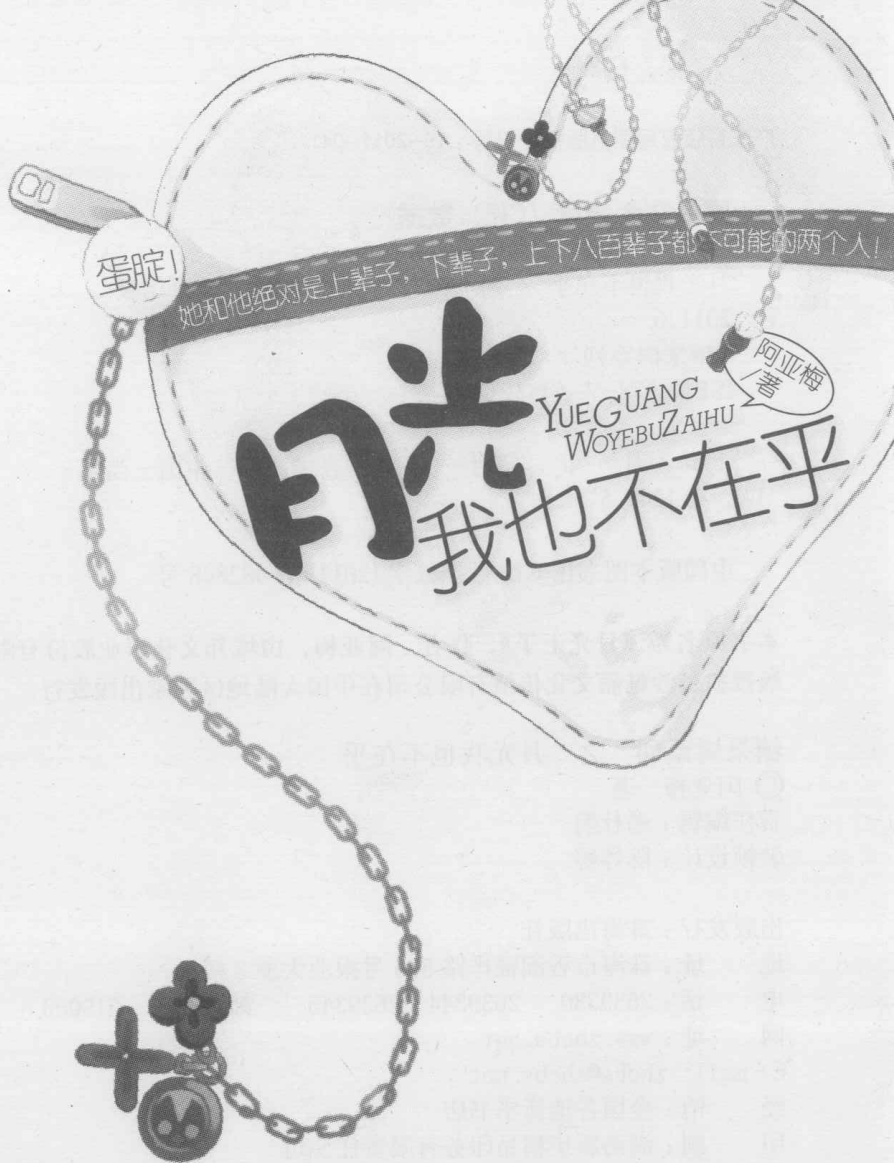
出版首周横扫台湾新书畅销榜，刷新台湾图书销售记录!

看命中注定的「洗具」Or 阴魂不散的「杯具」  
Q比特之箭带你一起射中搭错线的「短路爱情」

世纪大作战

原版引进  
畅销全台湾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11-041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光我也不在乎 / 阿亚梅著. -- 珠海 : 珠海出版社, 2011.6

(糖果树系列 / 龙洁主编)

ISBN 978-7-5453-0603-3

I. ①月… II. ①阿…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2848 号

本书原名为《月光王子》，作者：阿亚梅，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授权长沙魅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糖果树系列 之 月光我也不在乎

© 阿亚梅 著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陈婷婷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3 字数：27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

书 号：ISBN 978-7-5453-0603-3

定 价：33.6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阿亚梅

台湾人



● 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现就读交通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

处女座，慵懒步调过忙碌生活，典型精神洁癖。她很务实，但思维浪漫，写小说会自动切换霹雳无敌小剧场。喜欢摄影、美妆、电影、影集；以前酗咖啡，患失眠后发现啤酒很好喝。

● 著有《十七岁的法文课》《深蓝十二月》《当雨季结束时》《羞涩的阳光》《遇见，相似的幸福》《旧情沙发》《公关通讯录》《寻找，格子衫》《大三拉警报》与《月光王子》等长篇作品。

● 个人博客：<http://ayamei.pixnet.net/blog>

媒体运营：赵 婧  
联系电话：0731-88282222

花火工作室博客、论坛地址  
[腾讯微博] <http://meiliwenhua.qqzone.qq.com>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errybook>  
[魅丽网站] <http://www.s-merry.com>  
[魅丽豆瓣专区] <http://www.douban.com/people/s-merry/>

花火工作室投稿邮箱：[merrybook1@163.com](mailto:merrybook1@163.com)

邮购地址：湖南省长沙市331信箱（410001）何艳林  
咨询电话：0731-88282222

（请在附言中填写您所订购的书名，邮资全免，挂号另付，每次3元。为防丢失，建议挂号。一次性购买2本即可成为会员，享受7-8折购书优惠。）

花火工作室图书销售网点：各大新华书店、各地书报亭。  
当当网：[www.dangdang.com](http://www.dangdang.com)  
卓越网：[www.amazon.cn](http://www.amazon.cn)



# contents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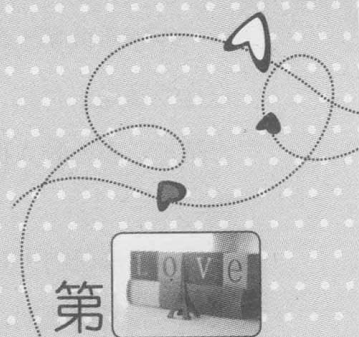
台北拜金女 001  
依赖成性 017  
重逢 031  
暧昧 047  
天明破局 063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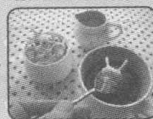
|      |          |     |
|------|----------|-----|
| 第八章  | 新欢与旧爱    | 077 |
| 第七章  | 失衡的公主    | 093 |
| 第八章  | 不同的世界    | 109 |
| 第九章  | 不告而别     | 127 |
| 第十章  | 恋爱奇迹     | 145 |
| 第十一章 | 四分之一世纪的爱 | 16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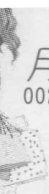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台北拜金女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爸爸都会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跟女生去吃饭记得要帮她们付账，才会交得到女朋友。不过显然这套亘古长存的骑士精神，在两种人面前并不灵验，一种叫做同性恋，另一种则叫穷光蛋。

有时候我们也只是想义正词严地告诉那些穷光蛋，贫穷不是每个人都可轻易解决的，这我知道，但是明明知道自己穷疯了，却不好好检讨、努力就是不应该。

在我教育过不少无知的少年后，竟然有位穷光蛋大言不惭地告诉我，真爱是不需要钱就可以得到的，这真是要不得的想法。

开玩笑，真爱怎么可能是平白免费的呢？

让我们来算算追一个女孩子究竟有哪些开销，造型治装的行头费、聊天哈拉的电话费、用MSN搞暧昧的网络费、骑车接送的交通费、过节送礼的交际费、吃饭请客的装阔费，最后还需要一颗钻戒戒指的求婚费，你说说，要找到真爱怎么可能是平白免费呢？

不过这篇大道理经过我长达两年的鼓吹，在我身旁的赵见齐仍旧不为所动、我行我素。

明明是个薪水优厚的工程师，行为举止却十足像个穷光蛋，每月找他出来吃一两顿小简餐就大声喊穷；中午休息时间，公司同事揪了一大伙人吃午餐，赵见齐非牛肉面店不去，进了店里也不点餐，趁大家聊得开心，自己默默在角落把酸菜打包回家配稀饭；随身携带大水桶，从公司的免费饮水机装一大桶水回家，不解内情的人还会走上前，好心问他需不需要去协商解决卡债问题。

这像话吗？

起初我也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反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他的



了解深刻后，我也逐渐习以为常。

简单来说，赵见齐不但是个无药可救的“月光族”，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摄影狂。所谓“月光族”，顾名思义就是月底薪水花光光、没有财富累积观念、人生储蓄永远为零的乐天族群。一个月下来的薪水除了交房租水电以外，余额全部奉献到博爱路（台北摄影器材专卖街）的店家里，花光身上所有的现金、抱着昂贵的镜头和外接闪灯回家，从床底下翻出成箱堆栈的康师傅，将面块折成两段；只拿出其中一半泡碗小小的面，就这样打发掉一餐，旁人看傻了眼，他竟还乐此不疲。所以赵见齐的省吃俭用只是为了维持他疯狂挥霍后的生计，他的积蓄目前为止还是零。

“喂，阿见，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我啜了口啤酒，将杯子狠狠放在桌上，认真地揪住他：“好吧，就算你说你目前不想浪费力气追女生，那也应该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每次都穿同一套西装，就算去联谊也不会有人注意你的，至少打理一下，搞不好会让你捡到贵妇包养你！”

看着赵见齐的全身上下，我不禁由衷地叹口气。明明长得人模人样的家伙，休闲便服却都是大学时代留下来的T恤，平时上班在穿的衬衫勉强有三件，第三件还是去年我送他的生日礼物，否则我看他也不打算自己添购；西装外套两件，黑色跟灰色；领带更是离谱，一条领带却可以化身为七种风貌，只有我知道，那是他每天用广告颜料漆上去的。

“你自己还不是把所有的薪水都拿去买名牌？还敢说我！”赵见齐把白开水一口饮尽，伸直右手把空杯硬塞给路过的服务生。

“你很丢脸耶！难看死了！”我赶紧制止他，又回归正题：“那又怎样？至少我看起来比你光鲜靓丽。”



“是是是，这样你就不愁没男人请你吃饭了，既然如此干吗又老是找我这个永远不会请客的穷光蛋吃饭呢？”

“对喔，这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耶！”我被这问题问得愣了。

“你只是想确定，这个世界上跟你一样一无所有的人，不是只有你自己罢了。”赵见齐一针见血地说完，又喝光了杯中的白开水。

赵见齐说得没错，我跟他一样一无所有，除了堆满房间的名牌货，经常有付不出房租的困扰。已经工作两三年了，有时还得求助于妈妈。三餐得靠约会叫男人掏腰包解决，只有跟赵见齐出来吃饭是各自付账。

我不知道赵见齐脑袋有没有问题，只知道自己病得不轻。

已经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征兆了，走在精品店橱窗外的人行道，隔着玻璃凝视里面珠光宝气的名牌货，就会像失神似的掉进黑暗的洞窟，等我爬起来，我所凝视的东西已经提在我手上了，眼前笑得合不拢嘴的专柜小姐正跟我说谢谢。然后我提着纸袋，在走回家的路上纳闷着，我到底在干吗？

花了这笔钱，我又要靠男人的皮夹过一个月的日子，为什么总是克制不住这种欲望？

这就是我的生活。医生说购物依存症的患者在付钱的那瞬间，会感到特别满足。我却连刷卡签字的印象也没有，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有病，这点我知道。精神病本来就要靠长时间抗战，于是我再也不到医院求诊，与其花钱给他们治那种好不了的病，不如把这些钱存下来多买几双鞋。这半年来，我也任由我的购物欲自生自灭，奇怪的是，随着赵见齐陪伴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购物依存症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最近是怎么了？看你心情好像不太好。”赵见齐说，“我前

天在茶水间遇到你，我叫你好几声都没理我。”

“有吗？”

我什么时候在茶水间遇到赵见齐了？没印象啊！

“有啊，你那时候刚从阳台进来，身上都是烟味，干吗？是遇到什么挫折非得跟人家学抽烟？”赵见齐皱着眉，“都快没钱交房租的人了，染烟瘾不是更花钱吗？”

“我抽烟？怎么可能？”

我听了目瞪口呆：“我从来都不抽烟的啊！你一定是认错人了！喂，都认识这么久了还把别人认成我，朋友是怎么当的啊？”

“是真的好不好！我亲眼看到你把烟盒塞进包包里，那个包包我看你拿过。”赵见齐十分坚定，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

“阿见，你……你真的确定那个人是我？”我发现自己的声音颤抖着，全身摇摇晃晃。赵见齐真的看见我在抽烟？骗人，我连点个打火机手指都会怕烫，怎么可能抽烟？何况这明明就是我的事情，怎么会什么也想不起来？

“禾琳……”赵见齐双手托住后脑勺，伸展整个背部的肌肉，“我说，你该不会什么都记不起来吧？”

“我……我记得啊！”

我结结巴巴地，不敢直视赵见齐锐利的眼睛，强装镇定地笑了笑：“你说前天啊，我心情很不好，所以中午休息时间就去阳台透气，我只是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有烟瘾，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好啊，你既然要敷衍我，那我就不管你了。”赵见齐不太高兴。

“喂，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一口咬定我抽烟，我都处心积虑要配合你了，还说我敷衍。我明明不抽烟，你认识我这么久了又不是不知





道，你硬要说我有，我跟你一搭一唱，你还这样对我！”我说。

“夏禾琳，我只是要你老实回答，没叫你敷衍我。前天我在茶水间遇到你，明明是下班后的事情，你明明记不起来，就老实承认！你发病的时候，我笑过你吗？”

一听到“发病”两个字，我铁着一张脸从皮夹中翻出我的饭钱放到桌上，站起身准备走人。

“你上次不是说要去买那个鱼镜头吗？走，我陪你去博爱路，现在就去！”

“神经病，现在都快十一点了！我送你回去。”赵见齐付完饭钱，十分冷静地看着我，见怪不怪。

“我不要！”我歇斯底里地站在店门口。

“都几岁了还在耍性子，听话！”赵见齐一把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无视店里所有人异样的眼光，硬是将我带走了。

“放我下来，快点放我下来！”我恼羞成怒地大吼，对着赵见齐拳打脚踢。

赵见齐没有说话，只是将我重重摔在机车坐垫上，硬把安全帽扣在我头顶上，行走的路径却不是我回家的方向。我慢慢停止吼叫，乖乖抓紧后座的把手欣赏美丽的夜灯。我认出赵见齐住的破公寓，随着他进入房间。

赵见齐住在很普通很狭窄的房间，跟他住同一层楼的全都是穷学生，他也不觉得上班族跟学生住有什么不对，正确说来应该是，除了摄影器材的好坏之外，其他他根本不在乎。他房间里的东西很简单，一台计算机、一张床、一个挂不满衣服的架子，还有不相称的高级玻璃橱柜，里面全都是昂贵的摄影器材。

“我在客厅，有事情叫我。”赵见齐丢下这句话，将我关在他房

里。我躺在冰凉的磨石地板上，冷的触觉隔着薄衫刺进我的背脊，我慢慢地呼吸，想让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

偶尔偶尔，我会在快要崩溃的边缘时，被赵见齐“捡”回这间小小的房间里。赵见齐会坐在客厅看电视，留下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有时候我会哭，有时候我只是像现在这样躺着，什么也不想。隔天早晨，赵见齐载我回住处，我好好梳洗打扮，变回光鲜靓丽的企划部职员，赵见齐依旧若无其事地在信息部当“宅男”，搞他的程序。

想着这些琐碎的例行公事，手机突然响了。我将被我甩在一旁的皮包摸过来，拿出手机，本来只想拒接，但来电的人是我妈妈，母命难违。

“喂，妈？”

“禾琳，你在哪呀？这么晚怎么还在外面？”妈妈笑着说。

“我、我在阿见家。”

我放柔声音，对着天花板露出灿烂的微笑，假装妈妈就在我面前。

“刚刚我陪他去参加鸡尾酒会，他说有点累，叫我留下来陪他。”

“感情这么好？他跟你求婚了吗？”妈妈好像很期待。

“还、还没。”

我为了编织谎言而感到心神不宁，“妈，我才二十五岁，事业都还没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何必这么急着结婚呢？”

“你说那什么话？这么有钱的婆家，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你嫁进他们家过好日子，哪还需要在那间公司跟人尔虞我诈？你该不会打算结婚后还要抛头露面在外工作吧？”妈妈厉声逼问。

“没、没、我没有……”

“没有最好，你要知道，妈要你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了，我会加把劲的。”我疲惫地切断通话，狠狠将手机摔到墙壁上。机身应声弹到远处，贴在地面上一动也不动。

沉寂半分钟，门霍地开了。赵见齐在我仰卧的倒视中显得更加高大。我恐惧地爬起身面对他，他手中拿着一杯水，黑暗中他的双眼跟月光一样温柔，有那瞬间我稍稍迷惑了，但我马上又忽略他的关切。

“喝点温开水，应该会舒服一点。”

我接过来，也发现自己真的渴了，不由分说地灌下一大口，温开水不管喝几次都一样难喝。

“有没有麒麟霸？干杯也可以。”

“冰箱有台啤，但不是我的。”

赵见齐吐口气道：“我肯把水分你喝就不错了。”我懒得答理他，看着赵见齐家徒四壁的房间，忍不住冷笑，我怎么会嫁给赵见齐？用屁股想也知道。

从小到大，妈妈便积极地包装我，除了学业成绩，还费尽心思送我学音乐、美术、作文，逼着我进入一流的大学，耗费大把钞票雕塑包装我的外在条件，不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而是希望我嫁个有钱的婆家。

于是，大学四年内除了维持课业水平，我将其他的时间都花在恋爱上。男朋友一个接一个换不停，但我并不打算在一流的大学里钓到金龟婿，而是累积经验，应付走上社会后需要论及婚嫁的那种恋爱。

认识赵见齐之前，我正跟吕熙瑞交往，准备迈进第十个月。吕熙瑞是个小开，但对我而言除了家产之外，他只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但是母亲大人喜欢他口袋里的钞票，我想我也会渐渐尝试喜欢他，所以凭着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老练，虚情假意地跟他一搭一唱，公司里



的女同事知道吕熙瑞的来头，无不红眼，又羡慕又忌妒。

只是经过热恋期，我与吕熙瑞彼此间的耐性也渐渐磨损殆尽，关系迈入冷战低潮，岌岌可危。

在一个闷得发慌的星期五下午，同部门的好友张宁芸为了帮我解闷，无视我的死会标签，破例找我参加部门联谊。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加完班后跟张宁芸赶至餐厅，那天赵见齐坐在我正对面，像饿了八百年的乞丐埋头猛吃。

看到眼前这场景，我为自己参加联谊的决定感到懊恼不已。赵见齐的眼睛从头到尾也没抬起来，起个话题都嫌难。

“宁芸，我想走了。”

我附在张宁芸耳畔小声抱怨：“你不是说把我排在信息部最杰出有为的青年才俊正对面吗？现在我坐的是我的位置吗？”

“对啊，就是你面前的那家伙。他叫赵见齐，信息部百年难得一见的黄金单身汉。别看他那个样子，他可是公司里很多女主管梦寐以求的性幻想对象耶！”宁芸大咧咧地说。

“喂，阿见！不要再吃了！好歹跟人家聊几句啊！”

坐在赵见齐隔壁，一位连婚戒都没拔下来、还不晓得为何来联谊的中年男子说：“都已经排了企划部的大美女在你面前，还吃个不停！”

“喔。”赵见齐心不甘情不愿地抬起头，我终于看清楚眼前的信息部百年难得一见的黄金单身汉的面貌了。

不浓不稀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不厚不薄的嘴唇、不尖不圆的脸形，没让我产生不舒服的印象，却也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他横扫我一眼的神情平平淡淡，像杯白开水，全身上下散发的感觉，真是折中到了极点。

到底是哪几个女主管把他当性幻想对象？这会不会太夸张了？好吧，传闻中资讯部大多是色老头、死御宅，稍微出现一个正常人赵见齐，真可谓母猪赛貂蝉、苍蝇赛周瑜啊！

“你好，我叫夏……”

我还没说完，赵见齐马上撇开眼神，质问坐在身旁的中年男子：

“你不是说这餐饭局开公司统编吗？”

“是啊。”中年男子点点头，“但是我们是来联谊的！联谊！你不可以从头到尾都不说话啊，阿见！”

“时间还早，我先吃饱再说！”赵见齐无视于我的存在，继续狼吞虎咽。他瘦瘦扁扁的肚子一口气塞进数量繁多的食物，令人看得真是触目惊心。

“对不起，他就是这样。”

中年男子对我赔笑脸，“你不要介意，信息工程师的通病就是长期面对荧幕，个性通常都比较害羞。不过阿见真的很厉害，他是我们信息部最强的程序高手，公司的网页也是他做的。”

“喔喔喔，原来就是你，好厉害喔！”我绽开笑容面对赵见齐。即使我连公司的网页是圆是扁都不晓得，还是发出甜甜的称赞，以为可以就此跟赵见齐打成一片。

“谢谢。”赵见齐挺直背脊点个头，笑都没笑又低头吃饭。

“呃，不客气。”这就是我和赵见齐认识的经过。

等赵见齐肚皮里的无底洞酒足饭饱，两部人马也决定要转移阵地去KTV唱歌了。按照惯例我应该坐上赵见齐的摩托车，然而我仍为了恋情的低潮郁郁寡欢，走出餐厅我拍了拍赵见齐。

“你们去唱吧，我自己搭出租车回家就好。”我说。

“我不唱歌。”

赵见齐抛抛手中的钥匙，耸耸肩：“抱歉，刚刚没尽到什么联谊的义务，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当赔罪吧！”

“真的吗？”想不到这赵见齐还有点良知。

“嗯。”赵见齐笃定地点点头。

我听话地跨上赵见齐的摩托车，告诉他我住处的方向。他油门一踩，没过二十分钟便抵达我住处的门口。我脱下安全帽，准备从赵见齐的坐垫里取出自己的皮包，却看见公寓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还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瞧。

“熙、熙瑞……”我感到摇摇欲坠，完全站不稳脚跟。

“说要冷静一阵子，想想我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星期五晚上背着带我带男人回来过夜，这就是你所谓的冷静吗？”

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吕熙瑞义愤填膺地怒目注视我，他咄咄逼人地数落和我交往这几个月来令他不满意的行径，令我完全无法招架。是啊，我知道自己过去不爱他，现在不爱，以后也不会，那又怎样？我必须给妈妈一个交代，那我是不是要作点挽留？

我只觉得万分疲惫，我倚靠在公寓大门口，下意识地抓着手中的安全帽。眼巴巴地看着吕熙瑞不分青红皂白地质问我，然后气愤地开着他的BMW扬长而去，我则从头到尾一点辩解澄清的动作也没有。

吕熙瑞离开后，我绝望地仰视天空，深紫色的帷幕很美却美得一无是处，我悲哀地萌生这念头。回过神来时，赵见齐在我面前。

“把安全帽还我。”赵见齐凝视我的双眼。

霎时间，我仿佛被一股隐形的力道狠狠撞击了一下，在他冷不防的打断之下让我仅有的坚强全数瓦解。我紧紧地将安全帽抱在胸口，像是要将它塞进胸腔似的，因为过度激动而无法控制的蛮力弄痛了我自己，终于遏制不住流出眼泪。